回庐杂记 □ 兑面

洗 澡

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洗澡已是寻常事。每天洗一次澡的人不在少数,即使早晚都要洗澡,也不能说他们不正常,有洁癖。

想到了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洗澡?我想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为了干净,一天下来,出门在外,一身灰一身汗,不洗一洗,难受。这是洗澡的本质。二是为了舒服,即使你一天不出门,也要洗一洗,不洗不舒服。这是洗澡的升华。第三个原因,可能是一种习惯,没有任何理由,临到睡觉,非要剥光了自己湿一湿身。这是洗澡更高的境界。说了三个原因,说到底,还是为了舒服。洗澡有洗澡的理由,不洗澡必然有不洗澡的理由。脏了才洗澡,不洗澡的人说,我不脏啊为什么要洗澡?你脏,一天洗一次还不够,我不脏,一个月洗一次就够了。干净的人甚至不洗脚,我有一个朋友,经常连脚都不洗,问他,怎么不洗脚,他说早洗了,上个星期就洗了。想想也对,他觉得不脏,为什么要洗?

我的洗澡的习惯,是慢慢改变的。上了大学以后到分配工作,都是一个星期洗一次。开始的时候感觉一星期一次有点多余和奢侈,没那么脏啊用得着那么勤地洗澡?既然大家都去洗,你不洗,面子上不好看,怕背后有人说你"乡下人啊,不讲卫生"。慢慢地就变成了习惯,觉得一个星期不洗一次澡,浑身都难受。轮到洗澡的那一天,拿着脸盆,毛巾,肥皂,替换衣裤,唤了一群人,浩浩荡荡去澡堂,相互之间搓背,颇有一种仪式感。如果轮到洗澡的那天不巧澡堂检修,就有点失魂落魄的感觉,只能用"以前"来安慰自己:以前,大半年不洗一次澡呢!

自从家里通了煤气,安装了淋浴器,洗澡就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了,一天二十四小时,想什么时候洗就什么时候洗,想怎么洗就怎么洗。这样一来,反倒失了洗澡的乐趣,因而更加怀念以前的洗澡。

"以前"是什么日子?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崇明乡下,洗澡还是奢侈品,比如今买一个LV的包还奢侈。洗澡这件事情,夏天好办,脱光了衣服,到附近的大河里钻一钻,游一圈,问题就算解决了。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在水桥上冲一把,反正崇明到处都是水。有一个故事说洗澡的:一家五个孩子,且年龄都是挨着的,到了夏天,做母亲的蹲在水桥上,抓住一个孩子,往水里扔一下,拎起来,撸一把,算是洗好了。五个孩子排着队,一个个地洗,洗到最后一个,母亲直起身来,只听一个孩子说,"娘,我还没有洗呢!"这个故事,说明洗澡这件事,夏天是简单的,洗过了就洗过了,洗得干不干净,用不着充分论证。

到了冬天,洗澡就困难重重了。天那么冷,人被棉衣棉裤裹着,少穿一件都冷得发抖,澡堂又远在十几里外的镇上,到哪里去洗澡呢?所以,整个冬天不洗澡,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农村里干活,又都是出汗的活,长时间不洗澡,自己闻闻都有一股馊的味道。这个馊味积累到一定程度,生产队里一起干活的男工们便开始筹划去镇上的浴室洗一次澡。从那天起,洗澡这件事便提到了议事日程,筹划来筹划去,总是下不了决心付诸行动。最终行动的时候,必定已到了腊月,农活清淡了,离春节也没有几天了。

那真是一次重大的行动。七八个男工,一人一辆自行车——家里没有自行车的,千方百计借一辆——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出客衣服,嘀铃铃,出门了。骑车二十来分钟,来到镇上,找到这个镇上唯一的浴室——东风浴室,先排队买票,一张浴票一角五分,再排队进场。进得浴室的中心地带,看了吓人一跳,一个大池,只看见一大片白肉,一个个脑袋,在浓浓的雾气里晃动。看不见池里的水,水都被肉体挡住了。晚来的人只有耐心等待池里的人爬出来,找个稍有空余的地方,见缝插针挤进去。

我们一起来的几个人,开始慢慢地脱衣服。当裹了一个冬天的身体,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真有点不好意思,整个冬天没有见过世面的身体,横一条,竖一条,都是黑色的泥垢,摸上去,有粗糙感,如生了皮肤病。相互看看,发现彼此都一样,看看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打理自己的身体,无暇顾及旁人,心里才安定下来。

真正进了池子,感觉那水已经不是水,粘在身上,有泥浆的厚重感。那泥浆温暖,实在,如一双双温柔的手,小心地、软软地抚摸你,百般奉承你,唯恐惹你生气。等人少一点的时候,可以靠在池子的边沿坐下来,闭目养神。因常年劳动而浑身酸痛的筋骨慢慢舒展开来,摸摸肩膀上、手掌上的老茧,耐心地搓揉着自己的身体,把泥垢搓成一根根面条状,落进泥浆里,使泥浆更浓。皮肤病似的身体表面光滑了。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自由自在,不属于劳动,属于自己。

一年劳动的辛劳,烦恼,一扫而光。生活着真是幸福。

一个冬天正经洗一次澡,洗得彻底干净。或许因为洗去了污垢的缘故,回家的路上,伴着自行车的铃声,有一种飞起来的轻盈感。

诗歌地图

黄鹤楼头

□ 金谷

有一首唐诗,
有种千古意蕴,
诗里诗外的神韵
直入千载人心——
那一缕淡淡的人生意绪,
如同天上那片悠悠白云。
多少年南北东西,
长伴我长年漂泊的灵魂。

黄鹤早已从传说中飞走,
飞去了它的时间和空间
渺无音讯。
黄鹤楼也毁于人间劫火,
消失了江城五月落梅花
玉笛仙音
孙仲谋遁入了永远的"三国"
吕纯阳犹自在神话中浮沉。

那个白云黄鹤的故事,
飞入了民间,传说绵延,
衍生了多种版本,演绎
"天下第一江山"的不尽传闻。
那首题咏名楼的唐诗,
却成了千古绝唱,
从此在历史中长存。而历史
只有历史才是永恒!

多少个风前月下,
我佇立武昌黄鹤矶头,
总会想起那首诗,想起那
让诗仙折服搁笔的诗人。
多少次我奔走天涯,
斜阳古道、野店荒村,
烟波江上,无语问西风——
日暮乡关的情怀,黯然销魂。

旧游如梦,
梦里总飘着一朵云。
鹦鹉洲,青青青草根
流不尽岁月的寒冷;
汉阳树,铁干虬枝上
绿叶年年枯又青。
大江东去,波涛洗尽百年愁,
人间又是艳阳春。

躬逢盛世,黄鹤楼重建
飞金流碧,耸立龙腰脊岭。
翼角嶙峋,冲决荆楚群峰,
珠光宝气,辉映江汉洞庭。
古典与现代,熔铸出高古雄浑;
诗化与美意构筑成至上精品。
凭栏处,放飞诗思神游八极,
如虹长桥上,时代车轮滚滚……

读妻子

□ 柴焘熊

说什么花前月下卿卿我我,
说什么相约相聚耳鬓厮磨——
打从那年有人介绍我们相识起,
你我只是相遇时不再形同陌路。

从来就不知道人前的浪漫,
从来就不会有人后的爱抚——
直至我们结婚一起进入洞房,
这才成了真正的妻子与丈夫。

几十年了,出门为我递衣一件,
几十年了,回家给我热茶一壶。
是的,我笑时你也会脸露酒窝,
是的,我烦时你也会双眉紧蹙。

儿女长大了,
你的脸上皱纹满布,
孩子成家了,
你的双手皮肤干枯。
那一天,
你突然喊我一声老头子,
喊得我脸面发烫连心跳也加速。

啊,妻子妻子,这就是我的妻子,
我们相濡以沫人生路上共同迈步。
让我也高高兴兴大大方方喊上一声,
我的老太婆,
我的亲亲的老太婆!

闲情偶记 □ 叶振环

此刻就是幸福

幸福,成了眼下许许多多人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许许多多人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最近,认认真真看了中央电视台名嘴白岩松的泱泱26万字的随笔集《幸福了吗》。他在序言里说了那么一句话: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得到。在书里他对幸福二字绝对没有也不会给出正确的权威的结论。

前不久,回故乡探望一位生病的友人,聊起很多从前的事情,计划很多未来的事情,他忽然问我:对于你来说,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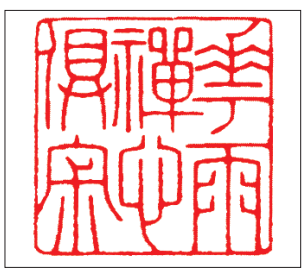
想了半天,竟然没有一个很合适的答案。

那阵子,经常携带这个问题去和人打交道,不管是新朋还是故友,聊到酣畅抛出这个问题时就会出现冷场,当然,有时收获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幸福的时刻就是加官晋爵时买房购车身体无恙中;有人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父母双全爱人平安孩子快乐领导待见粉丝忠诚仇人遭谴……

都对,但都不打动我。

直到有一天陪朋友去见一位来自美国持绿卡的崇明籍朋友,朋友说:他的人和他的文章一样禅意幽深。

蔡毅强《但从心底祝平安》



蔡毅强《花雨禅心俱寂》

茶过三道,我忍不住继续兜售这个问题,他微笑着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过去的事情来不及衡量是否幸福,将来的事情没必要揣测是不是幸福,所以,在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能想到的最幸福,就是用心享受面前的好茶,让此刻愉快的感觉更醇厚,而面前与我谈新叙旧的你们更是我的幸福之源。

我终于领会了何谓醍醐灌顶。

生活中似乎有太多可以论证他这番话的例子。

曾经去外地参加笔会,花了不少钱买了一件挺刮的西装,因为太喜欢,就舍不得穿,除非参加什么重要的活动,或者出席需要表示自己诚意的场合时才穿上身。使用率太低,慢慢也就忘记自己有这样一件衣服。换季的时候,爱人帮我整理衣柜的时候,才想起自己原来有过这样的一件衣服,因为躲过了水洗日晒的蹉跎,它依旧崭新笔挺,但是款式却已经过时,讪讪地也是自责地把它小心包好继续收进柜底,回忆起当初对它的喜欢,忍不住感叹那些快乐都成落花流水。

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也曾喜欢过什么人,一点一滴、一颦一笑都让我有无尽的话想要表达想要歌颂。但总是怯于启齿,小心翼翼地把那些事静静地窝在心里,折叠得整整齐齐,幻想着总有一天,会勇敢地站在她的面前扑啦啦地全部抖开。等啊等啊,最终这些情愫就像一粒种在晒不到太阳又缺乏雨露的泥土里的种子,只能腐烂在密不透风的土壤里。

我们都太喜欢等,固执地相信等待是永远没有错的,美好的岁月就这样被一个又一个遗憾消耗掉了。

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穿上笔挺的西装,没有在最纯粹的时候把这种纯粹表达出来,没有在最看重的时候去做想做的事情,以为将来会有收获的硕果,结果全都变成了小而涩的果。

品尝这种酸涩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责:如果当初我多穿几次那件西装,如果当初我有足够的勇气对她说……那会是多么幸福。

生命中的任何事物都有保鲜期。那些美好的愿望如果只是珍重地供奉在理想的桌台上,那么只能让它在岁月里,积满灰尘。

当我们在此刻感觉到含在口中的酸楚时,也就应该在此刻珍重身上衣、眼前人的幸福。

林波《晋北十月》布面油画

小小说 □ 范杰

惯 性

张秘书长退休已半年有余,不知何故原本体格强健的他在退休后身体仿佛一日不如一日,整天眉头紧锁,郁郁寡欢。女儿虽已结婚生子,却一直默默地关注着父亲。这不,今天正好是周末,女儿女婿带着孩子又来看望二老。小外孙乐乐的到来终于使张秘书长的老脸上出现了难得的一丝欢颜。

饭后,女婿给张秘书长敬烟。爸,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去医院看看?

话刚说完,老伴忙不迭地给女婿使眼色。张秘书长的脸微微泛青却没有发作,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外公,老师说抽烟不好。玩着足球的乐乐在一旁嚷嚷着。

嗯,好。张秘书长有口无心地应着,却没有掀灭烟头的意思。

爸,有个事情想和您老商量,哦,不,是请示一下。沉默了半天的女儿小心地在张秘书长身侧字斟句酌,却没有迎向丈夫那讶异的目光。

哦?张秘书长一下掀灭了烟蒂,在沙发里挺直腰杆。讲!

爸,再过半个月是乐乐11岁生日。我想在帝王酒店办几桌,把姑妈、舅舅以及几个要好的朋友请来聚聚。您看?女儿的样子有点唯唯诺诺。

嗯。这个嘛。张秘书长从沙发里站了起来,直直地站在客厅中央,眉宇间慢慢锁成一个"川"字。

他没注意到,在女儿的暗示下,老伴和女儿、女婿都从沙发里站了起来,以1.5米的半径围着他,如众星捧月般。

这样,你做个方案,下周末报我。注意不要太张扬,帝王嘛奢华了点,我看南方饭店蛮好。关键是图个热闹嘛。你们回去后商量,人员名单、资金预算、菜单、议程、人员接送、请柬等等都要仔细研磨一下。好,今天就这样,你们早点休息。乐乐,走,陪外公去散步。嘿嘿。

张秘书长说完完全不顾老伴和女婿惊诧的目光,一甩手,抓起乐乐的小手,开门扬长而去。

一周后,张秘书长坐在沙发里,戴着老花镜,一手拿着笔在认真审阅着女儿报上来的生日方案,他的眉头一会儿紧锁,一会儿舒展,手中的笔不时在A4纸上划划点点。

半晌后,张秘书长摘下眼镜,目光炯炯地盯着女儿女婿。太铺张了,3桌就行,不用请柬了,电话通知就可以,不搞接送。姑妈等长辈打的过去,费用报销,中央在整顿"四风"嘛,要注意影响。另外,菜单我修改了一下。至于资金嘛,我们补贴5000元,其它你们自筹。哦,对了,领导讲话就不必了,都自己人,随便点。小慧呀,你到我书房里把方案改好,重新拉一份给我。

哎呀,老头子,先吃饭吧。老伴在一旁劝说着。

不行,日事日毕。这是原则。张秘书长的手臂停在半空,口气不容置疑。

稍顷,女儿小慧把修改好的方案重新递给张秘书长,张秘书长迅速浏览了一下,脸上露出了满意自豪的笑容。不愧是我老张家的女儿,聪明,能领会领导意图。说完张秘书长拿起笔,在领导批示栏中郑重写下"同意,张建中。"及年月日。几个字一气呵成,遒劲有力。

张秘书长放下笔,扫视了一下客厅里的家人。这个方案很好,非常有操作性,是我们家庭充分发扬民主,家庭会议二上二下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保证方案落实,我再为大家作一下分工——

老伴惊讶地发现,以前那个威严、果敢、精力充沛的丈夫又回来了。慢慢地,眼泪填满了她的眼眶。

客厅里洋溢着张秘书长和乐乐调逗时爽朗的笑声。

地址: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一江山路511号 电话:(021)59611595 邮政编码:202150 发行:各乡镇文广站 崇明印刷厂承印 地址:城桥镇东门路246号 电话:(021)59622282